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刮脸匠(上)

□朱广辉

刮脸匠的说法有些偏差。青龙镇说理发的都叫剃头匠，刮脸只是剃头工序中的一项，但老苦剃头一般，刮脸却是绝活。

因为是老东家窦化德给老苦起的刮脸匠，小镇人都都刮脸匠、刮脸匠地叫了。

那是个雪天，雪里裹着风，刺人的脸。

老东家窦化德踏着积雪，来到他家的祠堂。

祠堂里，供着先祖的牌位，逢年过节祭拜时还有些香烛果品，平日里门敞着，让一些过路客打尖。今晨也是如此。

窦化德走进祠堂时，老苦正歪在窗前的麦草上歇息。

“老东家早啊。”

老苦裹着被子坐起来。窦员外惊叹他的目光。

“是不是看穿着就知道我是东家啊？”

“对，您穿得这么光鲜，谁都看得出来。”

“做啥的。”

“刮脸的。”

“不就是剃头的吗？”

“我就是刮脸的。”

“行，刮脸的，先去我家吃早饭，然后给我刮刮。”

老苦刮脸用的水极热。一个精制的木盆，两条毛巾交错着热敷。

这时窦化德坐着板凳，头靠在老苦推的独轮车的扶手上。

老苦的刀子很小，但刀锋极利，如一张白纸在老东家的脸上刮。

一遍清杂。

两遍玩花。

老苦玩花，刀功到了极致。刀刃掠过额头，轻轻三点，再一刀掠过额头，又是三点，那个劲道，那个痒，令老东家轻哼一声。

然后打眼，窦化德让别的人打过，涩疼。

老苦不一样，那冰凉的刀背就像清凉的山泉从眼角渗到脊背再渗遍全身，然后一阵回荡，通体舒泰。

掏耳、盖顶。

特别是盖顶，老苦的五指在窦员外头顶哗哗三下，窦化德的骨头酥了。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免费姓苦。”

“老苦啊，不走了，街上咱门店多，我先给你一间用。”

老苦：老东家放松，还有一道绝活呢！

话间，老苦的食指摁住了老东家的脖颈。

窦化德心里

说，老苦，你这是又弄啥哩？又弄啥哩也？

然后，窦化德缓缓地又歪在独轮车的扶手上。

老苦伸出手掌，在他额头啪啪两击。

窦化德醒过来，全身痒麻，身子轻得像根鸡毛。

老苦：这就是传说中的过阴，也叫点晕。

窦化德：上午就请木匠，给你做一把旋转椅，躺在上

面会更舒服。

